

號 召
控制引水擴大灌溉面積
少植烟多種五谷多澆地

冀晉冀察各地
防旱備荒緊張展開

徐水挖井造成熱潮
孟平担水突擊澆地

本報訊：各地防旱備荒工作驟張展開。茲摘要報導於下：

餘水訴：本縣一、二、十、三個區大部村莊挖井已造成極大運動。二區西部村莊，過去要出去七、八里地挑水，省吃節用沒人力用的挖井。今年幹部領導縣莊村挖井一眼，幾十天的時間用炸藥轟石九丈多深便出水了。羣衆說：「共產黨來了，要變天，咱們地區也能挖出水來。」打破瞭歷來的羣衆認爲「本地沒水」的說法。接着八個村莊組織起來實行挖井大搬工，合作社進行信用貸銀，組織了技術師傅。每天供給師傅六斤玉米，二般工資三斤玉米。×村信用貸銀會幫助貧戶挖井三十眼。二區×莊村組織挖井包工組，挖一眼井只要二斗米，抗屬少要一大斗，十七個人每天能挖兩眼井。據不完全統計：一區已完成二十七眼，二區兩個村四十四眼，三區八十四眼，十區完成五百九十四眼。只十區變旱田爲水田的便可達到九七〇畝。

又訊：一區大部村莊因天旱不能播種，組織了挑水點種火搬工。景莊村除一部份人挖井外，五天時間共餘用四百五十個苦力工、五百多人，點種六十餘畝棉花。白蓮峪組織挑水二個勞動隊及四五個牲畜，種棉花、花生、山藥七〇餘畝。他們都要從七八里外村莊挑水點種，羣衆這種艱苦積極，竟能打一切困難。

（王國珍）

肅陽訊：在防旱荒中，五區北杏樹村土質很壞，大部份旱地不能造井。耕地離水太遠，他們就把幾家牲口和水缸合起來併成驢大車，到四、五里地外拉水，近處一、二里地用担子挑水。目前全村的男女老少全組織起來，參加栽山藥、蔬菜。青壯年挑水、拉水，老年、兒童婦女放秧子、澆地，於是造成了栽山藥的熱潮。現已種計劃。第二天劉峯親開始動作，六個人每天種二畝，現已完成八畝。劉秀英婦女組已完成五畝半計劃，選撥繼續動員起來，生產情緒極為高漲。某老漢說：『全村八十畝旱地全部點種，決不成問題。』（趙福英）

完縣訊：一區北部七村在高山深溝

冀晉訊：由於我全軍努力執行毛號召，近幾月來冀晉各地已得到不少數十個敵偽點，我解放區日益擴大。月十二日發出指示，特號召黨政民縣合作社，與部隊分區以上的後方機關慰勞傷病員運動，慰勞品由各分區統籌，災荒嚴重，不在彙報中發動募集

冀晉縣以上機關

開展七月節勞

冀晉縣以上機關
開展七月節勞軍運動

敵佔城市偽幣泛濫
物價狂漲人心不安

本報訊：敵佔城市物價繼續上漲。五月廿八日偽華北新報刊登偽聯銀發行千元券消息後，平津物價當即上漲，各貨均已上漲百分之十至二十，六月初金價已漲至一一五、〇〇〇元一兩（五月十二日為五五、〇〇〇元），銀價漲至四五〇元一銀元（五月十二日為三四〇元），布疋「大五福」漲至一八、〇〇〇元一疋（五月十二日為一四、〇〇〇元）。敵於五月二十九日晨在北平以「抬高物價，擾亂金融」為名逮捕商人數百，並發表談話，不准「抬高物價」，以示鎮壓，但物價並未下落，且因傳聞敵軍部密令偽聯銀行於端午節前發行五千元券，人心更為不安，一般估計物價將有大漲。

生擒曲陽僞縣長

斃敵櫻井中隊長

冀晉軍區司令部十一日發表作戰公報稱：我軍主力某部，於本月九日在曲定公路上伏擊敵僞，殲滅定縣運送給養與曲陽護送的敵僞，計共斃敵機井中隊長以下四十九名，斃僞大隊副馬尚書以下六十四名，俘敵三名，俘曲陽僞縣長張壽昌及偽軍三十三名，特務承長一名，車夫二名，繳輕機槍三挺，擲彈筒兩個，步槍六十八枝，短槍兩枝，子彈二千六百餘發，戰刀十把，刺刀七把，望遠鏡一個，鋼盔十個，戰馬十四，白鎗一百八十發，大米三十包，文件一箱另一個，糧食四輛，我傷六十名，亡十五名。自我軍配合民兵，以軍事進攻與政治攻勢相結合，對靈山至曲陽一綫匪偽圍困以來，曾不斷予敵打擊，使敵困守窮隅中，被饑渴與恐怖所包圍，靈山這一突出而孤立的據點，更加顯其孤立和恐慌。五月以來，敵以三百五十一兵力，到鶴山解圍達三次，均被我軍民擊退，自我攻克大赤潤後，殲滅三百餘到靈山解圍，其勢岌岌，結果被我殲滅達百人，敵吉田中隊長也在此喪命，全部狼狽回曲陽，但其野心並未稍懈，更變本加厲，從行唐定縣唐縣糾集敵僞千人，企圖一舉殲滅我軍，結果，遭我部隊民兵與地雷的殺傷，除拖回五十餘其死屍外，別無所獲。我某

向一攬子形式發展

阜平訊：蘆家營村在女幹部張文
導下，成立青婦接工組五人。農業
中興置背糞，五戶附近十八畝地，

曲盡打唐行
驗經新得獲

火器齊射下，僞
 長及僞軍都伏地
 動了，直到被俘
 長起來又坐下去
 兩腿無力了。頑
 的敵人，拚命抵
 在我一陣手榴
 爆炸下，敵大部
 行唐二區消滅秦步曲
 得出兩個經驗：（一）
 去年秦步曲比較少的地
 區，認為沒大關係，忽視
 消滅，結果步曲特別多，
 所以今年戰後地區應預防
 下年。（二）背後的秦樓，
 認為那裏氣候涼爽，不去
 前檢查，遠處瞭望不用秦樓，同時往
 這些地區很少生步曲，結果是生步曲
 多又早，秦步一出頂門吃，使秦步永
 不上，由此可見，不深入檢查，光靠
 聽，是吃不開的。（蘇波）

工作生產結合得好

[illegible]

延屬十縣市

備荒工作深入農村

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：延屬十縣市防備荒工作現已深入農村。各縣黨政機關，在開始時，曾先後派員分赴各鄉鎮，向農民宣傳防荒政策，並發給種子、肥料、農具等，以資補助。同時，各縣並組織了防荒委員會，由各鄉鎮長、保長、農會主席等組成，負責領導防荒工作。目前，各縣防荒工作，已普遍展開，農民對於防荒工作，亦極踴躍參加。據悉，延屬十縣市，去年因受旱災影響，農作物收穫量，較往年為低，農民生活，亦極困苦。因此，防荒工作，尤為重要。現已進入春耕季節，各縣防荒委員會，正積極籌備種子、肥料、農具等，以資補助。同時，並組織農民，開墾荒地，增加收穫量。目前，各縣防荒工作，已普遍展開，農民對於防荒工作，亦極踴躍參加。

魯南我軍

堅持戰關生產

新華社山東十四日電：魯南我軍，在堅持戰關生產中，表現了極大的英勇精神。據悉，魯南我軍，自去年以來，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，堅持在戰關生產。目前，魯南我軍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魯南我軍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戰關生產，收穫了大批糧食、蔬菜等，以資補助。目前，魯南我軍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魯南我軍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戰關生產，收穫了大批糧食、蔬菜等，以資補助。目前，魯南我軍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陽泉礦工暴動

六十人突圍解脫

新華社陽泉十四日電：陽泉礦工暴動，已進入第四天。據悉，陽泉礦工，自去年以來，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，堅持在戰關生產。目前，陽泉礦工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陽泉礦工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戰關生產，收穫了大批糧食、蔬菜等，以資補助。目前，陽泉礦工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陽泉礦工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戰關生產，收穫了大批糧食、蔬菜等，以資補助。目前，陽泉礦工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昆明十一位教授主張

政治經濟均應民主

新華社昆明十四日電：昆明十一位教授，在昆明大學，舉行了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民主的討論。據悉，昆明十一位教授，在昆明大學，舉行了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民主的討論。目前，昆明十一位教授，已將政治經濟民主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昆明十一位教授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昆明大學，舉行了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民主的討論。目前，昆明十一位教授，已將政治經濟民主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組羣羣衆栽桑養蠶

太行行署通令

新華社太行十四日電：太行行署，為發展農村經濟，特通令各縣，組織羣衆栽桑養蠶。據悉，太行行署，為發展農村經濟，特通令各縣，組織羣衆栽桑養蠶。目前，太行行署，已將栽桑養蠶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太行行署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太行行署，舉行了一場關於栽桑養蠶的討論。目前，太行行署，已將栽桑養蠶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蘇北公債

甲申二百年祭

新華社蘇北十四日電：蘇北公債，已進入第四天。據悉，蘇北公債，自去年以來，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，堅持在戰關生產。目前，蘇北公債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蘇北公債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蘇北公債，收穫了大批糧食、蔬菜等，以資補助。目前，蘇北公債，已將戰關生產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重慶國民黨偽稱救濟

捕獲貧農進行虐殺

新華社重慶十四日電：重慶國民黨，為偽稱救濟，特捕獲貧農，進行虐殺。據悉，重慶國民黨，為偽稱救濟，特捕獲貧農，進行虐殺。目前，重慶國民黨，已將捕獲貧農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重慶國民黨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重慶國民黨，舉行了一場關於捕獲貧農的討論。目前，重慶國民黨，已將捕獲貧農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醫生護士踴躍輸血

太行白求恩醫院

新華社太行十四日電：太行白求恩醫院，為救濟傷病，特組織醫生護士，踴躍輸血。據悉，太行白求恩醫院，為救濟傷病，特組織醫生護士，踴躍輸血。目前，太行白求恩醫院，已將輸血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太行白求恩醫院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太行白求恩醫院，舉行了一場關於輸血的討論。目前，太行白求恩醫院，已將輸血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聲援國民黨統治區學生民主運動

延安大學通電

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：延安大學，為聲援國民黨統治區學生民主運動，特通電各縣。據悉，延安大學，為聲援國民黨統治區學生民主運動，特通電各縣。目前，延安大學，已將聲援國民黨統治區學生民主運動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據悉，延安大學，在去年，曾先後在延安大學，舉行了一場關於聲援國民黨統治區學生民主運動的討論。目前，延安大學，已將聲援國民黨統治區學生民主運動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
「領估」的市門店

石 三

邊幣「佔領」店門市，是近十幾天
的事，五月二十一日，店門市長召開全
市軍政大會議，宣佈邊幣為唯一交換媒介
，長久統統治地位的白洋才開始屈膝，
虎批地被送到兌換所去，不再在市面上
耀武揚威了。

澳門市的買賣，過去都用白洋合算
，邊幣只當找零用。實際上，白洋在市
面上的流通量並不大。布匹和牲口是該市
最大的交易項目，大部分還是物物交換
的性質，如多少斤布換一頭豬或騾子，
白洋並不大露面。但是在暗地裏，白洋
可時常作怪，無形中不知給了人們多少

把土地房屋展出賣，有時也展出賣兒女，換成白洋，
耳本和特務。無可變賣的，就只好被搶打或流血慘死。
除敵人的直接掠奪外，四月一日以後，在敵佔大城市中
敵人的「風見漲」的情形下，商入由於不願要偽幣，而且在偽
幣「見風漲」的情形下，商入由於不願要偽幣，而且在偽
逼底下，虛寧願便宜賒收進白洋，也不要偽幣。這樣就
使邊幣更加下落，（現在沙河收進白洋，也不要偽幣了。這樣就
便邊幣起來。這個「浪潮」也就波及到店門市上來，前二十
天本市場情形非常混亂。從察哈爾經源來的牲口，大量的
賤賣以收白洋，就從代縣方面來的牲口打回去。同時，市
上賣布的也搶起白洋來，就使市面上原來流通量不大的白
洋，一下子聚起來，而影響到邊幣大大下落。幾年來，類此
的白洋打擊邊幣的次數是不少的。

近來因過來，店門市南北兩敵人的監視，盤費被我軍

佔領

石

「吃」，老百姓因為運着上了閩錫山好幾次當，就認看真白洋，不相信紙票，抗戰以來，對「鬼票」更加不相信。恰恰在山西北部有那麼一大批白洋被留下來，在幾年來的戰爭當中，形成另一種貨幣勢力，交換作用不大，而剝削與操縱作用則不小。在店門市上，就有一種可以叫做「二重商販」的人，他們在市上的這一頭用白洋較便宜的買了布或牲口，到市的那一頭又高價賣出去，來往折騰，發白洋之橫。還有那麼一種市場，如：燕窩、蝦子、白洋，把從代縣方面來的牲口趕住，倒到店門市上來，就可以發一筆財，當然白洋在中下層農民手中留下的並不多，而遭受侵蝕與剝削的都是他們。

渾應綽上的日本人，見了老百姓就把大指和二指比成一個圓圈，用口吹：『佛！』進自己的錢袋裏去。特務們也同樣敲詐老百姓，調查你實家裏有一個閨女，三百白洋，都拿出樣樣來，或者「指導官說：你家存着白洋，趕快拿出來！」赤裸裸地克掠一總之，有影沒影硬要你拿出白洋來。許多人就不得不收復，昨天市面上又傳過了收復北平口的勝利消息。在解放區的擴大聲中，邊區也開始了經濟上來廓清舊門市的混亂局面。目前邊幣尚以一定比例接受白洋對換，而停止它在市面流通的流通權，這樣就穩定了市面，重新活躍了布畜的交換，便利了許多商販，打退了二重商販的剝削與二重市場的操縱。當然，進攻並不是那麼容易地滅絕屈服下來的，它會企圖動搖舊市場，進攻過他們的某些弱點（如邊幣目前流通量缺乏，公營商店的糧食少等），但廣大羣衆是站在邊幣後面的，缺一個戴着新草帽的中年農民走進來：『來，給我兌掉這一塊錢！』然後就鐮鐮地彈着新邊幣走出去了。邊幣的價格穩穩的站在糧食、布疋、牲口及各種貨物上，白洋則一天天地低下來，在最近十天內，它的價格已下落了百分之二十五。市上的議論與商討就增加起來：有一現在四十歲的人說了這幾天的布價貴了，過去三塊白洋，一個五元四角錢的買不下，另一個說：『一點都沒有貴，邊幣還是那個原數，是你去的白洋賤了呀！』昨天，一個人把他的九百元白洋送還兌換，就去，另一個計劃當晚就要趕回來兌換，因為說不定明天早晨就會賜下來。目前在廣大的腹地地區，邊幣正在逐漸地克服着白洋的老陣地，店門市的佔領，是它的勝利之一。

况活實生兵士滿僞

自從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，僑滿領佈了「國兵法」後，我東北同胞只要到了「國兵」年齡（十九歲必得親「國兵」）經過滿檢查合格就被編制着「參軍」了。自此，就更走入了黑暗與痛苦的深淵。現在我們從新近來歸的××隊士兵的談話中看一下所謂僑滿「國兵」的情形。

吃不飽穿不暖。

遠看去隊伍像一羣花豹子。他們入營時正是冬季，發一套新外出服，一套舊作業服，新衣服是布質極壞，舊衣服都是幾年的破衣裳，新的衣裳只是外出時才能穿。

因為強度的操作和勞動，布料又不結實，特別是舊衣服多，容易破，所以士兵們的衣服常露着棉花，或露着肉。所以「隊伍簡直像花豹子羣！」

鞋襪同樣也是缺乏的。規定一月發一雙襪子和一雙鞋；可是，除了入營之初，以後就三四個月也不給發一雙。鞋

話。還有特務化裝老百姓來偵察士兵思想，士兵們都有「一言不發，皮肉遭殃」的恐懼。一到部隊出發命令下來之後，會見家屬就更其困難，只能隔着一層鐵絲網，並且有人跟在後面，談幾句話就得走開。剛入伍的新兵，見家屬除了填寫會見書之外，還得經過巡長允許，再經過班長才能會見。

士兵一入營，馬上就被編成小組。三個人一組，互相監視，相離不得在四步之外。這種小組深深苦惱着士兵。無論什麼時候，無論新兵舊兵，都得被這種組織拘束着一切行動。

班長和古兵（日本規矩稱老兵為古兵）是士兵一切行動監視人。班長都是受過半年到一年軍事學校的訓練的，他們對士兵非常苛刻，古兵是新兵當然的監視人，在平時談話中，出言不慎，就要受到古兵的斥責，新兵得馬上給立正。古兵有打新兵的權利。新兵一切行動古兵有責任報告班長。沒有一個士兵可免除痛打，因為打人並不說理由。

打人，有打團體和打個人。打團體

而你却不能叫官長們看到一滴淚。

入關後的情況。

有不少的偽滿軍，開來華北。敵人給予的任務是：「為民安居樂業。」建設王道樂土，並且允許給士兵們以特殊優待。

但是實際這種「特殊優待」是什麼呢？仍是過去的舊衣服。只是巡長們說作服太破了，給換了些新的。官兵們說「呢子服裝來不及作」。士兵們受過多「呢子」很能懂得「來不及」這三個字。衣服還是補着織着，鞋子還是磨着。高梁米飯，由三頓却改成了兩頓，仍是那飯帶着沙子的一碗。每頓糧數為三百瓦（約合十兩）。

「禁絕打罵」不如說是打得更兇。禁閉，也還是常事。特別是不許和老百姓接近的規定，入關後更嚴格。一個士兵因為向老百姓買了一斤花生，被送進了禁閉室。

敵人對「滿洲帝國」的士兵似乎還經常的在演說與堅定他們的「必勝信心」。士兵們所看到的却是活生生的與粉飾欺騙完全不同的現實！士兵都知道

一班衝鋒，在機槍班長宋子學的點射下壓制了敵人，圍戰中模範薛明波（一班長）便率領全班猛虎似的衝上去了，敵機槍射手本想調轉槍口對付一班，但他還來不及，便被一班長刺死了，繳了機槍又繳到了兩支步槍，戰士們一見，便都興奮的趕上來，三兩成羣的與敵人拚在一起，全班共刺死了七個敵人，繳槍五支，其餘的幾個敵人跑了，他們便追，這時見三排也已與敵衝在一起了，便迅速的轉到沙虎廬上。

當一班衝鋒超過九班時，三排長可眼紅了，便從正面衝下去，嚷着：「七九班跟我來！」敵人可就吓壞了，便向後跑。當他追的離敵人三四十步，「叭」的一聲，一個敵人負了傷，但還反轉身來要刺，被他一個防護動作打倒了，繳了一條槍。七九班見排長繳了槍，便勇敢的追擊敵人，邊走邊打，將敵小隊長及其部下大都殲滅了。九班長見一被擊傷的敵人，抱着槍滾着走，便喊：「優待優待，」那個敵人便不動了，用目敵視他，將槍拿過來。幾個殘餘的敵人往西潰潰時，八班代理班長管計來帶全班衝下去，首先就以準確的射擊，打倒一個鬼子，跑上去奪過槍來，便讓兩個戰士帶這個鬼子下來。顧喜來、趙文增每人追着一個敵人，趙文增繳了一條槍，顧喜來在猛追中不幸被敵人打了一槍，負重傷後犧牲了，趙文增去搶他的槍也負傷了，便着急的跑下來向排長報告，派郝玉順去將槍搶下來。當敵人要進行反衝鋒時，我二排早已在村西的沙虎廬上等待着，打擊敵人，並掩護三排安全的撤下來。打着嶄新的正把子機槍

「戰鬥簡範連」(團利部)，於五月十七日因現在懸縣東香寨，與護送給養彈藥的敵偽二百餘人激戰半小時，斃傷敵偽卅餘名，(內斃敵小隊長一)無縫至狹子一挺，長短槍十九支及其他軍用品一部，我傷亡班長以下七名。由懸縣出來的敵人一百五六十名與羅莊偽軍二百餘名，押着百餘輛大車，在通渾源的汽路上走着；先頭部隊約四十餘人，走到村北的汽路上，發覺了我軍，便利用村西北高地，向我們進攻。連長便命一排機槍射擊這個商人。射手孫國太只一梭子便打倒了幾個。三排長在連長的意圖下，帶領全排戰士一定要佔領村西北的沙土疙疸；這時戰鬥英雄龍計來鼓動八班「快上吧，敵人如果佔了土疙疸，咱們就站不住腳了！」排長一上去發現敵人相距一百多米，打了一梭子，敵人便都臥下，這時全排也就上來了，便命各班準準射擊。機槍射手王連發打了一梭子，便將敵機槍射手三個人打傷了，排長見七八個敵人滾着，爬着混亂潰退，便提議要衝下去，連長因未弄清情況沒允許，可把他急壞了，稍等了一下，便命七九班從右翼衝下去，敵人的機槍便轉向他們，九班就停止一下。一排於三排衝沙土疙疸時，便運動到沙土疙疸一百米到二百米的地方，當一排長看到機槍對準九班時，

士兵不得不冒險托勤務兵，或當到院裏來的老百姓給買些東西吃。很快吃下去，被發覺後要挨打，但老兵例外。

痛苦，憂悶，疾病。

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形下，偽滿士兵的精神生活也毫無例外的是痛苦和憂愁，根本不許看書，也沒有什麼可玩的，有的只是囚犯似的監禁步履難行，入營的第一天，官長就說：「保守軍事務密，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傳妻子」，會見家屬的時候，都有人跟着不能說什麼。挨打，監禁都被禁止說。和尋索不許說

有一個姓張的，每天到醫院三十九日。以上，請求了幾次，連長不叫去看病。排長是中國人，看着他可憐，叫他偷着去看。回來時叫連長知道了，責問和痛打了一個，把藥發給了他。

醫院是治不好病的，病稍輕的也是吃小米高黏米，還得給醫院幹活（掃院、拔草等）。醫生一月二十天不去看一次。吃的藥也治不好病，因此住過院的人，有病寧願在班上挨下去，也不願去住院。

監獄，鞭打，有病無人問，這便是士兵全部生活的寫照，有什麼愉快和歡樂可言呢？偷着痛哭是最平常的事，然

掃蕩一完的可能。也沒時間回家了。有些人逃亡了，部隊裏逃亡的開槍很普遍。很多人都打了一槍，被綁起來的時候可以跑。坐火車時可以中途跳車。但是到那裏去呢？

士兵們相當普遍的厭着官長，找老百姓談話。他們硬要問：「八路軍對老百姓好不好？」老百姓懷着痛苦的回答是：「八路軍好，不搶不殺愛護老百姓，日本人也好……就是老百姓不好……」

當然這些話的意味是很容易聽出來的。士兵們正盼望跳出火坑；但是他們所急於要知道的是「到底往那裏去是生路呢？」